



浮缘

Fu Yuan

石微娜◎著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浮缘

Fu Yuan

石微娜◎著


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浮缘/石微娜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1. 9
ISBN 978-7-5396-3552-1

I. ①浮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8702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朱 懿 刘 哲 装帧设计: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5859128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30.5 字数: 60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上 篇

这是一个平民中走出千万富翁的财富故事。

工农兵大学生潘玉平在毕业分配之际，借助婚姻关系留在了城里，并如愿以偿进了一家大医院。但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世俗的目光中，她从此走进了孤独。后来碰到锅炉工人李琦，相同的境遇使她和李琦走到了一起，结果自己被开除公职，李琦死在了劳教所里。一无所有的潘玉平回到了自己的故乡，凭借在大医院学到的一技之长，她承包了一家乡镇医院，并筹建新的医药企业……





潘玉萍坐在妈妈的床前，眼睛盯着悬挂在支架上的那只输液瓶，病房里很安静，她仿佛能听见液体滴进妈妈体内的声音。这是1973年早春的季节，春的绿色并不急于撩开那温柔的面纱，而任凭冬的寒风肆无忌惮地吹着。瑟瑟的寒风中，那些早已变形而无法关紧的门窗，像打摆子的病人般卖力地抖动着身躯，屋顶上压着茅草的小青瓦也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响声。

潘玉萍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姑娘，圆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，中等身材，臀部较宽大，因而显得壮实，背后两条粗黑的大辫子，额上的刘海总要遮住眼睛。

妈妈的病情恶化了，几天前她因哮喘病发作，被人们抬到了公社卫生院。这卫生院是旧时的一座庙宇，进了大门有一个小小的四合院，土坯墙、茅草顶的房子，空荡荡的院子里是几根晾衣服的铁丝。物质生活虽然贫乏点，精神世界却是富有的，但见白天还要开灯的病房里，那坑坑洼洼的土墙上用红漆写的毛主席指示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，随处可见，让人温馨。

从潘玉萍记事起，妈妈就得了这哮喘病，发作最厉害时只能端坐在椅子上，这次抬到医院已经两三天没吃东西，只能靠每天输些葡萄糖。现在，妈妈嘴里不停地喊着爸爸的名字。起先潘玉萍觉得好笑，爸爸去世十几年了，上哪儿去找他呢？妈妈肯定是睡糊涂了！于是拼命地把她摇醒，反反复复地纠正她的错误。妈妈含含糊糊地答应着，瞬间又睡过去了，仍然继续着她的错误不说，还不停地打着哈欠，左一个右一个，好像疲劳得很。是的，妈妈是太累了。

爸爸是个小学教师，去世时妈妈才二十八岁。从此妈妈带着五个孩子，最大的潘玉萍七岁，最小的弟弟抱在手上喂奶。为了支撑起这个家，妈妈起早摸黑，白天在地里跟男人们一起干活，回到家里就是喂猪烧饭缝缝补补，每天都忙到深更半夜，日子过得清贫倒还安静。

现在，玉萍兄妹五人总算长大成人了，但妈妈的病却一年年加重。看着病床上她蜡黄的脸、乌紫的嘴唇，玉萍一边抹着泪一边想，妈妈的病还能好



起来吗？

潘玉萍是不能死心的，为了妈妈她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。前几天，为了妈妈的医药费，她偷偷地跑到城里卖了一次血，现在放在她贴身口袋里的那二十元钱是她的底气。她不止一次盘算着，交了住院费和药费，钱就剩不下多少了，还要想办法再买点粮食，家里快揭不开锅了。怎样才能再弄点钱呢？没有人会借钱给她，这一点她很清楚，一是谁也不会把钱扔给这孤儿寡母；二是大家一样穷，前庄后庄的乡里乡亲们一把能掏出几块钱？那可是比登天都难！想到这里，姑娘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

潘玉萍只顾想着自己的心事，猛然间她发现妈妈的呼吸不均匀，嗓子里发出呼噜噜的痰声，她和妹妹潘玉琴放声痛哭起来。听到哭声，病房外立刻就围了一大群人，而且这人墙越来越厚，并缓缓地向病房内移动着，把个小小的病房围得水泄不通。没有人说话，人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同情，但更多的是冷漠。

闻声而至的医生迅速给妈妈打了一针，又做了人工呼吸，这一切起效不大，妈妈嗓子里呼噜噜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。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她还有事要交代！”潘玉萍抬头看了那人一眼，刚要说话，一个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不要在这儿看热闹，有活的去干活，没事的也不要在这儿挡别人的路！”人们立刻闪出了一个过道，随之就知趣地散去了。

“王叔叔！”听到说话的声音，姐妹俩哽咽着向来人招呼，那人微微地点头并快步向姐妹俩走来。他叫王世平，近五十岁的年龄，矮个子，皮肤黝黑，精巴干瘦，穿了件皱巴巴的藏青色中山装，头上是顶褪了色的藏青色呢子帽，右耳朵根上夹了根香烟。这身赵本山行头，其实是当年标准的公社干部形象。推算起来，赵本山那会儿还没有资格穿这样的衣服，所以他老惦记着，上台就拿这身行头说事。

王世平一言不发，径自走到病床边，他握紧妈妈的手轻轻地摇摇，也怪，妈妈呼噜噜的痰声没有了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他又帮着医生合上了妈妈微微张开的嘴和没有闭拢的眼睛。医生们用非常尊敬的口吻向王世平汇报着：“王主任，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！”

这位当年的最高地方长官王世平主任也不难为医生，没做什么指示，只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在王世平的示意下，玉萍和他一起走出了病房。



两人面对面地站到那小小的四合院里时,看着泪水涟涟、满面愁容的姑娘,王世平用力擤了一下鼻涕,很没形象地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手帕擦了一下。在把手帕重新装回口袋时,他从中山装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十元钱,这钱对折再对折,带着他的体温,带着淡淡的烟草味,塞进了玉萍的手里。

玉萍本想拒绝,但终于忍住了,她知道,王叔叔——这个中国政坛上最末一级官员现在把钱给了她,这个月就只能抽点烟末子了。可她也没有办法,她太需要钱了,妈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,总得有口薄棺材吧!

王世平和爸爸是同学又是同乡,爸爸因出身不好最终留在农村,做了名小学教师,离世已近十五年。而王叔叔在省城工作,因为相貌不佳,所谓“高不攀低不就”,至今还没成家。现在下放回了老家,担任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,在当地也是一名能呼风唤雨的人了。因为和爸爸是同学的关系吧,再加上他打心眼里同情这孤儿寡母,就常去玉萍家看看,难免招来一些闲言碎语。但玉萍一家人和王叔叔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,“不做亏心事,不怕半夜鬼敲门”,中国人信奉的是这古老的格言。

人们说着说着,看看这家人老的病得要死,小的还是群孩子,确实也安不上个把儿,自然也就不说什么了。这样,王叔叔到玉萍家走得更勤了,自从妈妈住院,王叔叔又成了公社卫生院的常客。

现在,王世平把钱塞出去后像完成了一个任务,在潘玉萍泪眼婆娑的注视中转身,径自向卫生院的大门口走去,把她一人独自留在了院内。快要走出大门时,他突然停住脚步,重又转过身来,郑重地对玉萍说:“公社党委已做出决定,让你去上大学!”

这时玉萍仍沉浸在悲痛中,甚至没有听清王世平在说什么。在他的提醒下,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两个多月前,全国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了!这是特殊年代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举措,学生不是来自于高中毕业生,而是来自于工人、农民和军队,史称“工农兵学员”。

当时公社有两百多个下放学生,上大学的名额只有三个,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啊!玉萍所在的小组就有好几个人报了名,玉萍也跟在后面报名,但大家都没有什么把握。玉萍属于回乡知识青年,而且最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,按理说怎么也轮不到她的。可潘玉萍之所以敢于报名,其实自己也是有优势的!别看爸爸是个小学教师,在当地却有着极好的人缘,他每月几元钱的



工资,再加上当时妈妈身体还好会勤俭持家,在当地还算是首富呢!无论谁家急等着用钱,只要找到爸爸,他会当着来人的面打开那只黑漆箱子,直到掏出里面的最后一分钱,而此时妈妈总是站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爸爸这样做。爸爸辛苦教出来的学生,现在有不少已经是公社、大队的干部了,好人缘就是一张优良的关系网,关键时就能发挥作用啦!其实,大家除了记住爸爸的好人品,就是打心里同情这孤儿寡母。

玉萍自己也很能吃苦,在全公社的下放回乡知青中,她每年挣的工分最多,农忙时割稻插秧,农闲时挑河修渠,她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。就因为能吃苦,她已经连续两年出席县里“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,并作为“可以教育好的”子女的典型,事迹在省城的报纸上登载过,这些都成了她过硬的政治资本。所以要别人提携,自己也不能是块什么都不能做的狗肉呀!

玉萍还记得自己把报名上大学的事告诉了妈妈,妈妈当时很高兴,尽管她已经犯病睡在床上不能起来,还是把王叔叔请到了家。妈妈长年身体不好,却不妨碍她的智商,她是个精明的人,和中国众多的老百姓一样,认为无论在哪一个朝代,读书都是件好事。现在,当听到王世平走近家门口的脚步声时,妈妈就急忙唤来了潘玉萍,自己挣扎着坐起来穿好了衣服:“快,去给王叔叔倒茶、拿烟!”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欢快。当潘玉萍把一切安排妥当端上桌时,王叔叔笑着对妈妈说:“玉萍很像你,能干着呢,就是……还没有你年轻时漂亮!”妈妈蜡黄、浮肿的脸上泛起了少有的红晕,她甚至少女般羞涩地一笑,说:“还提这些干什么?孩子们都这么大了!”玉萍初中毕业,没事时也看些小人书,早听人说过王叔叔当年对妈妈也有过那层意思,可妈妈最终看上的是爱读书的爸爸,给厚道的王叔叔留下了只能是终的眷念。

现在这些都无关紧要,最要紧的是王叔叔回过身来说的那句轻描淡写的话,将完全改变玉萍后半生的命运,她再也不会像妈妈那样面对黄土背朝天,做一辈子泥腿子了,妈妈知道这个消息该有多高兴啊!一想到妈妈,玉萍的心里又是一阵紧缩,她转身向病房跑去。



二

潘玉萍上路了。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，她从家乡上了火车，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省城。本应该接着乘公共汽车，她舍不得花那五毛钱，就挑着行李按照别人的指点走上了这条“学院路”。

学院路是一条宽阔的、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柏油马路，马路上行人很少，显得很安静，偶然有一辆汽车从身边开过，就发出沙沙沙悦耳的响声。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，高大挺拔的树干，树上的叶子郁郁葱葱，小鸟在树间跳跃、鸣叫着，潘玉萍被眼前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。

“你也是去医学院报到的吧?!”就在潘玉萍驻足观望时突然有人这样问道，着实把她吓了一跳。回身望去，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轻易就能得到女人呵护的男人，他高大而英俊，一对浓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，穿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、一条黄军裤，上衣掖在裤子里，裤角管卷到小腿上。

潘玉萍立刻紧张起来：“这人怎么这么面熟?”但想想光天化日之下遇到一个如此阳光的人，应该高兴呀，于是卸下担子擦着汗反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去医学院报到的?!”“我会猜，我还知道你叫潘玉萍，是东方红公社的!”那人笑着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。

玉萍想起来了，他是邻近一个公社的，两家相距百十里路，去年冬天在县里开会时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，当时没什么理由加之姑娘的矜持，就没有过多交谈。这时在这里碰上了老乡，真让潘玉萍觉得喜出望外。看着姑娘微微涨红的脸，那人接着说：“你可是县里大名鼎鼎的人物，还给我们作过报告呢！自我介绍一下吧：我叫朱建国，反帝公社的，和你一样是来上大学，而且和你是一个学校!”

接着，朱建国告诉潘玉萍他是昨天来报到的，是在学校的花名册上看到了潘玉萍的名字。他说着就从玉萍手里接过扁担，并弯腰挑起了她的行李。“真不好意思，这些东西很重，还是我自己来吧!”劳动模范潘玉萍推辞道。“有什么好客气的，自家人、老乡!”朱建国说着人已走出几步远了，担子在他宽宽的肩膀上颤悠悠的，显得很轻松，玉萍只得紧走几步追上了他。

没走几步朱建国说：“其实已经到了，你看!”顺着朱建国的手势看去，不



远处有一座大门，朱红色水磨石的门柱子上“××医学院”的牌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进了学院的大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巨型汉白玉毛泽东雕像，校园内宽阔的水泥路两边是成排的法国梧桐树，绿色的树海中隐隐露出几幢红色、灰色的建筑到处贴满了红色标语：

“工农兵学员上大学、管大学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！”

“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尖兵！”

“向工农兵学员学习、致敬！”

.....

整个校园里一片喜气洋洋，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《工农兵学员之歌》：“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，带着贫下中农的希望，带着革命队伍的光荣传统，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四面八方……”那激昂的歌声在校园内回荡着。

学院篮球场是新生接待站，这里放着一排铺着红布的桌椅。接待潘玉萍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女同志，花白的齐耳短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白衬衫上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端端正正，皮肤白皙的脸上，一副宽边黑眼镜，那浑身散发出的书卷气是既修饰不出也掩盖不了的。她先站起来和潘玉萍握手，然后笑咪咪地说：“我叫张宝珊，是教你们解剖课的老师！”

潘玉萍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从没有怯过场，在县里开会时和县里的领导，甚至和省里管知青的大干部都握过手，但她觉得今天的握手和以前不一样，张老师的这只手特别柔软而温暖。“我要好好读书！”潘玉萍暗自告诫自己。

朱建国在一边耐心等待着，等潘玉萍办好登记手续，又把她带到了一幢灰色的两层楼边才停住了脚步。他指着这幢房子，对潘玉萍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宿舍，也是我们的禁区，只好让你自己挑了。”

“我自己来！”潘玉萍连忙说。“我一会儿再来找你，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教室。”朱建国说。其实他心中那股新鲜的感觉到现在还没有消失，他还想和别人一起分享。

潘玉萍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寝室，她安排好行李，拿着毛巾走进了洗脸间，正准备打开水龙头，突如其来的哗哗的流水声把她吓了一跳。她急忙循声望去，那水是便池上的水箱放出来的，转眼间便池被冲得干干净净，厕所



里没有一点异味。

“这城里,连厕所都先进!”潘玉萍叹道,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厕所,那是埋入地下的一口大缸,两根相距约二十厘米的木板横放在缸口,冬天上冻时稍不注意就会滑入粪坑。夏天更糟糕,厕所里爬满了绿头苍蝇,稍有响动受惊的苍蝇就会成群地落在你身上,黑压压的一片。缸口是一片白花花的蛆虫,夜深人静时靠厕所近点,能听见这些小昆虫翻动时发出的嗡嗡的声音。她不禁感慨,怪不得都想成为城里人,原来上厕所都不一样啊!

正感叹间,外面传来朱建国叫她的声音,她高声答应着,心里却想着该换件衣服。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了,穿在身上怪不舒服的,但她又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——她没什么衣服可以换了。“今晚上赶紧把它脱下来洗一下,反正是确良衣服干得也快!”潘玉萍心里盘算着走出了大门,两人并肩向校园深处走去……

三

上课已经一个月了,潘玉萍对学校里的生活还是觉得很新鲜。今天是解剖课,潘玉萍起了个早,先把走廊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再端着脸盆去洗衣服。大部分同学还没起床,洗脸间里显得很安静。潘玉萍打开了水龙头洗着,无意中抬头看到宿舍门前的冬青树下站着一个人,手里拿着一本书在念。“是谁?这么早!”

好奇心使她想看个究竟,她索性丢下手中的衣服趴到玻璃窗上向外看去。她看清了,是同一个小组的同学范晶晶。这个省城来的同学高高的个儿,皮肤很白,大眼睛,双眼皮,同学都说她漂亮。但是潘玉萍有点不以为然,她说:“这种皮肤在我们农村就是没有‘火色’,不好!”当然都是背地里议论的,这些行为当时被定论为“自由主义”,是上不了台面的。别人对她的看法不置可否,没有引起共鸣使得潘玉萍看到她时,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好奇心得到了满足,潘玉萍又忙着去洗衣服了。等她洗好衣服,宿舍里开始热闹起来,晚起的同学急着去洗脸间,潘玉萍不慌不忙地晾好了衣服,拿起饭碗去买饭。在宿舍门口她和范晶晶撞了个满怀,低头一看,范晶晶手



里拿的是本英语书。“她在念外语，学那个干什么呢？城里人就是花样多！”潘玉萍心里嘀咕着，但是和人家撞在一起了还是打个招呼，然后向食堂走去。

当别的同学去吃饭时，潘玉萍已经收拾停当去教室了，她照例又是第一名，其实她很好强，什么事都要争第一。进了教室，同学们还没来，潘玉萍就想找点事做做——她是个闲不住的人。她想扫扫教室的地，教室里窗明几净，连黑板都擦得干干净净的，看样子在这里连地都扫不上了。力气没地方使了，她一时不知所措，就随手打开了《解剖学》，书上新的内容老师还没讲过，看也看不懂，她又把书合上了。还好，潘玉萍正百无聊赖时，上课铃响了。

等张宝珊老师走进教室，同学们都已经在座位上坐定了，教室里非常安静。张老师放下手中的挂图，站在了讲台上：“前几天我们学完了运动系统。今天讲循环系统，循环系统是怎样组成的呢？让我们先看看这幅挂图。”张教师拿起教鞭向挂图走去，她逐一指点着，那悦耳的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在教室里回荡着。

张老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潘玉萍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她紧盯着坐在前排朱建国的后脑勺心里想着：“范晶晶早上去读外语，一定是想表现自己爱读书，我是不是早上起来也去读呢？……他的头发真黑，脖子上还有几颗痣呢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好！”潘玉萍猛然回过神来，“我在想些什么？乱七八糟的！”潘玉萍改变了一下姿势，竭力想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，她命令自己，“听老师讲课，不许胡思乱想！”她甚至对自己生起气来。

“心肌的构造不同于骨骼肌，它是一种平滑肌，肌纤维的特点是这样的，……”张老师的声音又传进了潘玉萍的耳朵里，“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张挂图。”

渐渐地，张老师的声音又消失了。“百货公司那块白底红点的布真好看，我这个月每次吃个青菜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就省下来了……”潘玉萍继续胡思乱想着。

“潘玉萍！”是张老师的声音，其实她早就看出潘玉萍在走神，“请你说说看，心脏重要的体表标志是什么？”张老师这样做是为了给她提个醒。



“体表标志？什么是体表标志？！”潘玉萍应声站了起来，脑子里却是空白，“张老师叫我干什么？”当她意识到是老师在提问时，脸刷地一下红了。

“刘玉珍！”随着张老师的点名，又站起来一个黑胖的女同学，“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“……”没有声音。

教室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“张勇、王春花、叶丛……”随着张老师的点名，呼啦啦站起来一片，但没有人能开口说话。

“范晶晶。”张老师似乎孤注一掷了，她微微皱起了眉头，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。当她不抱希望点着范晶晶的名字，也是她认为最后一个同学的名时，一个女同学站了起来：“心脏的重要体表标志是按照以下几个区域划分的，我们可以把……”范晶晶的回答有条有理，非常令人满意。

“坐下！”张老师微微皱起的眉头松开了，呼啦，坐下去一大片，总算有人能回答问题了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下课铃响了，同学们走出了教室。

夜幕降临了，校园里的夜晚是迷人的。寂静，一天响三次的高音喇叭闭上了嘴巴，绿树、塑像、建筑物都隐在了夜幕之中。图书馆和教室却灯火通明，夹着书去上晚自习的同学们，迎来的是行人们羡慕的目光。

当潘玉萍夹着书走进教室时，教室里已经有不少同学了，大家三五成群，坐在一起没有一点声音，迟来的同学都是轻手轻脚的。朱建国坐在教室的第一排，完全旁若无人的样子。他今天穿了件大红球衫，依旧是那条黄军裤。潘玉萍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于是对着他的后脑勺，对着他脖子后面的那几颗痣，潘玉萍坐下了。

潘玉萍打开了书，翻到了《循环系统》这个章节。“循环系统是由心脏、动脉、静脉组成的……”一行行字争先恐后地跃入了她的眼帘。

看着看着，书上的字又模糊了，她的眼前一片空白。“听说王叔叔调回省城了，这个星期天我去看看他，还给他十块钱！”潘玉萍心里盘算着，她离开生产队时和队里结了一次账，除了分到两百多斤稻子，还从会计那里领了十几元钱。“借别人的钱要还，妈妈早就这样说了，何况……”潘玉萍继续胡思乱想着。



发现自己不停地走神,她就自己掐自己。等到她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掐得眼泪汪汪时,已是深夜十一点了,同学们陆续离开了教室。潘玉萍是最后一个离开的,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她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。

四

基础课上完了,这些进校半年的同学们就和医院的医疗队一起到农村,为农民们提供医疗服务。但是大多数同学只能跟在医疗队后面看看热闹,范晶晶就不同了,据说她父母都是省城一家大医院的医生,她本人因身体不好,又是独生子女,高中毕业后留在城里,就在那家大医院里上班,还经过医院办的“红医班”培训。她会量血压,会打针,医疗队的医生们也对她另眼看待,忙得不可开交时,范晶晶就成了医生们的帮手。

一天吃过晚饭,潘玉萍在公社卫生院门口碰见了朱建国,他说:“我们一起去桥头大队,通知党员集中开会的事。”潘玉萍想推辞,朱建国就说,“我今晚也要听个学术小讲座,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。”当时的潘玉萍尽管预感到孤男寡女在一起会擦出点火花,但是,总之潘玉萍不愿扫他的兴,转回宿舍脱下工作服和朱建国一起向门外走去。

这里有一条穿镇而过的大河,碧绿的河水如一群不知疲倦的孩子,嬉戏、追逐着奔向远方。太阳西斜了,满天的晚霞使一切都变成了金黄色,归圈的鸡们、猪们高一声、低一声,哼着黄昏变奏曲,不时传来几声女人们温柔的、呼唤亲人们吃饭的声音。

沿着河堤是被染成金黄色的公路,路的两边是杂树丛。朱建国今天仍然是那件大红球衫,脚上是一双白色高帮运动鞋,更显得英俊、挺拔。他走路也不安分,不时地跳起去摸路边的树梢,仿佛全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“你怎么走路都跳个不停,也不嫌累?”潘玉萍笑了。“这算什么?在家劳动了一天,晚上还要扛着机器走十多里路去放电影,贫下中农的热情高我就要连放两场,晚上弄到十二点第二天照样干活!”年轻的朱建国自豪地说,“不过有一次我连着几晚上没睡好觉,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倒在田埂上就睡着了,该回家时没回家,把我家人吓坏了,全大队的民兵都出动来找我,找到我时他们说我在那块田埂上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!”



潘玉萍说：“真看不出来你还会放电影！”朱建国继续炫耀：“那算什么，我会的活多呢！电工活、赤脚医生我都干过，你们都说范晶晶能干，其实量血压、打针我也会，就是没她操作正规罢了！”潘玉萍嘴一撇，小声嘀咕着：“范晶晶有什么了不起，她也只能在医院里逞逞能！”看到朱建国把目光转向自己又急忙改口，“哦，你大概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只能说明你家人有能耐，并不是你有……”朱建国连忙接过话题：“我也很勤快呀！”潘玉萍被他逗乐了，她指着朱建国的鼻子说：“你从来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吧？”朱建国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现在就很头疼，譬如说在文艺表演方面，我就不行！这次学校里决定，要排练文艺节目和公社联欢，节目没凑起来几个，我还不知道你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特长。”

潘玉萍道：“闹了半天你是在套我的话，我最多也就是跳集体舞时凑个数，但跳得不好。”“嗨，那有什么关系，大家水平都一样的，毛主席说过，‘友谊第一比赛第二’嘛！”朱建国连忙答。

这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，潘玉萍看着远处越来越模糊的地平线，不免有些担心起来：“我们没有带手电筒出来，再往前走就摸不回去了。”朱建国笑着，指着不远处一排刷着白石灰的平房说：“到了，我说过不远的！”……

当两人匆匆返回卫生院的大门时，潘玉萍就觉得气氛不对头，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俩。大嗓门的刘玉珍咋咋呼呼地问道：“你们俩上哪里去逛了？”“没、没去逛，我们去桥头大队通知开会的事！”潘玉萍急忙分辩。刘玉珍拖长声音笑道：“哦，我还以为你们去数电线杆子了！”

朱建国听见这话，钻进男生宿舍再也不出来了。潘玉萍的心里动了一下，在众人面前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照样去病房给一个重度烫伤的病人换药。

但是，那天晚上潘玉萍就失眠了，她下意识地记忆里搜寻他的声音、他的眼神。“这是不是爱情呢？”想到这儿她的脸上有些发烫，急忙四下里望，屋子里很静，同学们都在睡觉，于是潘玉萍放心地再次回到自己的记忆里。

传来了鸡叫头遍的声音，潘玉萍急忙对自己说：“赶紧睡觉，赶紧睡觉，明天有许多事呢！”但是窗外天已经麻麻亮了，她仍然睡不着，她对自己生气了，索性抱着枕头从被子这头钻到那头，如此又钻回来，几个回合下来已经



累得气喘吁吁了。慢慢,睡意终于向她袭来。“他对我是怎样想呢?”这个念头一出现,她的睡意又荡然无存了。后来的事情证明,爱情这种事情有时候是很郁闷的,这仅仅是郁闷的开始!

几天下来睡眠不好,潘玉萍第一次有了昏头昏脑的感觉。“潘玉萍!”这是手术室那个爱咋呼的护士长在唤她,她急忙答应着。护士长说:“你这几天脸色不好,是不是想家了?”潘玉萍摇头,护士长又说,“你们年龄小,想家也是难免的,下班到我家去玩玩,但是上班时间不要思想开小差,干活要有个干活的样子。去给手术室送送清洁器械吧!”

潘玉萍答应着,她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盘手术器械走进了手术室,一抬头,屋内的一幕使她呆在那里了:范晶晶紧贴朱建国背后站着,正在给穿着手术隔离衣的朱建国系上口罩的带子,她的表情非常专注。

潘玉萍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而严峻起来。潘玉萍在潜意识里已经不能接受任何异性对朱建国有亲昵的举动,而且这种潜意识的东西来得这么快,她想掩饰一下都来不及,以致全身战栗不止,完全失去了控制。她突然尖叫一声:“呀,你在干什么?!”随之盘器械全落在地上。

哐里哐啷的响声把大家都吓了一跳,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看着她。潘玉萍意识到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时,脸立刻涨得通红,连忙转身走出了手术室。潘玉萍找了一个僻静处坐了下来,很长时间也没从纷乱的思绪中理出头绪,但刚才的一切令她那样刻骨铭心,以至于在今后的几十年里,只要有不顺心的事,潘玉萍的脑海里就会飘过这天的情景。

当她整理好自己的情绪,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再次回到手术室时,朱建国已经不在那里了,范晶晶一个人弯腰撅屁股地正在收拾掉在地上的器械。因为祸毕竟是自己闯下的,潘玉萍一声不响地凑上去帮着拾。护士长走过来了,她大着嗓门说:“怎么回事?好好的一盘器械……”她还想咋呼下去,范晶晶很淑女地开口了:“真对不起,都是我们不好,这些东西就让我们重新来洗吧!”

“什么‘我们’?”潘玉萍很“村姑”地搭话,把范晶晶和护士长呛得愣了一下,“这点小事我一个人就可以了,用不着扯上别人!”说完径自端着那盘器械走开。范晶晶跟在后面追了一句:“你得抓紧去洗,要不还是我去帮帮你,东西不少啊!”“别假惺惺的了吧!”潘玉萍在心里说。